

The Great Earthquake of Tangshan

錢鋼 著

唐山大地震

本書所記錄的歷史，
時而被人淡忘，時而又被突然提起。
被淡忘的日子，它本該被記憶；
而突然被提起，卻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時。

特別增訂本增補了錢鋼先生關於四川大地震的
十餘篇精彩評論，情真意切，發人深思。

中華書局

The Great Earthquake
of Tangshan

錢鋼 著

唐山大地震

中華書局

□ 責任編輯：劉飛
□ 裝幀設計：梁冠傑
王書文

唐山大地震

(特別增訂本)

□
著者
錢鋼

□
出版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306室
電話：(852)25250102 傳真：(852)27138202
電子郵件：info@chungwabook.com.hk
網址：http://www.chunghwabook.com.hk

□
發行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
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電話：(852)21502100 傳真：(852)24073062
電子郵件：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
□
印刷
陽光印刷製本廠
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
新藝工業大廈6樓G、H座

□
版次
2008年10月特別增訂本初版
©2008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□
ISBN：978-962-231-045-2

香港家書

(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在香港電台播出)

親愛的香港朋友們：

你們好！

我是錢鋼，現在，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工作。
我來到香港已經五年了。

許多朋友知道我，因為你們讀過《唐山大地震》。這本書的序言，自一九八八年起就成為香港中學語文科的課文。許多同學寫過讀書報告，討論過天災、人性、對生與死的態度等等問題。

其實，這一個大命題，從來就離我們很近。二〇〇三年，我們一同經歷了沙士。二〇〇五年，特大地震海嘯在南亞發生。不久前，汶川八級大地震震動了整個世界。

唐山，汶川，我們看到一樣的世紀浩劫，一樣的人間慘劇。我們又看到了骨肉拆散，母子、愛人、師生、同事，驟然間別離。我們也又一次看到救死扶傷，相濡以沫。就像以往我們的國家遇到巨大災禍時一樣，香港市民又一次滿懷血濃於水的深情，發動了規模盛大的救災募捐。

我居住在香港大學聖約翰學院，這裏的同學從電視中看到地震廢墟上的一幕幕悲慘境況，憂心如焚。我們的前任院長湯顯森牧師，託人帶信問我，什麼時候有可能帶同學去四川災區參加救災，他問，我們能做什麼？我很感動，我說，我不贊成缺少救災經驗的同學現在就去四川，對他們，那裏有危險。讓



我們在香港盡一份力吧！我們現在可以參加捐助，傳遞資訊，寫文章為前方的勇士助威加油，等震區的情況稍稍穩定，我們一定有機會，去幫助汶川的人民，重建學校，重建家園！

唐山，汶川，一樣的大慟，一樣的大愛。從一九七六，到二〇〇八，中國經歷了不平凡的三十二年。這其間，最重要的大事，是改革開放。時隔三十二年之後，當大地震再次襲來，一樣的災難，我們看到不一樣的場面。政府領導人在第一時間飛到災區，指揮救災，顯示了政府的快速反應能力；在災害發生的第三天，開始接受國際救援；國家的經濟實力比三十二年前大大增強，救災物資源源而至；在全國募捐中，我們看到“藏富於民”的效力，老百姓富了，他們的捐獻，超過了國家的投入；我們還看到，許多 NGO 和志願者活躍在地震災區，我們的新聞報道，也比過去略為開放。我們經歷了三天的哀悼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，第一次為蒙難的普通公民而降。我的一位朋友寫道：

“國不知有民，則民不知有國。”當一個國家為她逝去的公民以旗幟的名義泣血時，生者會體味到做人的尊嚴，向旗幟致敬的目光將會有更多的柔和與深情。

2008年5月19日4點57分40秒，這一刻，五星紅旗以下半旗的方式前所未有地高高飄揚。

是的，救災工作還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，災害也暴露出例如建築質量等潛藏的問題。建設民主、文明、富強的國家，路還很長。我想對朋友說，讓我們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待我們的國家。它在進步，我們要肯定，要鼓勵。不過也要清醒地看到，進步，是理所應當的。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，難道我們還可以



停留在唐山地震的年代？用人類文明的尺度來衡量，進步顯然還不夠。我們要繼續批評它的種種缺點，讓它進步得更快。也希望國家能更多的容納民間輿論，接受傳媒的監督和批評。對國家說真話，是真正的愛國。

從唐山，到汶川，我們有了更強的信心，對未來，有了更高的期望。



二十一世紀新版自序

(二〇〇五年一月九日於香港大學)

本書所記錄的歷史事實，時而被人淡忘，時而又被突然提起。被淡忘的日子，它本應被記憶；而被突然提起，卻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時。

我們就是這樣走出二十世紀，走入二十一世紀。二十世紀是人類慾望和人類力量急劇膨脹的世紀；然而在世紀之交，忽然巨災疊至。面對二十一世紀，恐懼和無望在蔓延。

僅僅數百年，人類像幼草突然拔地參天。我們曾經放大了自己的歷史—地球生命史的最後數秒鐘，而傲慢地忽略了地球數十億歲的存在。可是剎那間，我們又把自己當作狂風裏的一粒微塵，悲歎人的脆弱、命運無常。

儘管人類有了把自己滅絕數次的可怕力量，但人類永遠不可能扭轉乾坤。地球還是那個地球，它在呼吸，在行走。時而一聲歎息，火山爆發，海嘯降臨。地球向人類裸露出許許多多的秘密，但秘而不宣、甚或成為死謎的則更多。

反躬自問，人類本身何嘗不是如此？人類看似已經成為自己的主人，掌握（許多時候是操縱、擺佈、踐踏）自身的命運，但人類同樣遠遠未能看清“我是誰”，同樣無法真正左右自己。不明原因的疫症，有時驟然爆發；人類的精神，更不止一次發生強烈“地震”。

我們不是地球的主宰，也不是地球的奴婢。我們是天地所出，是地球的一部分，宇宙的一部分；包括我們的血肉，也包



括我們的靈魂。一個完整的生命，有著不可侵擾的脈動，有?無可阻遏的氣血流通。但侵擾和阻遏卻每日都在發生。這也是生命的題中應有之義——地球和人類都在滄海桑田的變動中演進。

走過歷經巨變也歷經劫難的數百年，二十一世紀，人類的心靈將發生深刻的演變。高歌“讓世界充滿愛”或者“我們共有一個家”，並不困難。只有直面人與自然、人與人的生存衝突和數百年衝突留下的深長斷裂，“愛”，才可能真實而有份量。

我們必須面對，面對人世間、地球上和宇宙中的一切：你願意看到的和不願看到的，你能夠承受的和無法承受的。這實際上是“四目對視”：我們在面對自己。

我沒有看清前面的一切。對無數的悖論，我沒有答案。但我相信，答案埋藏二十世紀最慘烈災害的廢墟裏面，埋藏在我曾經目睹曾經記錄的歷史裏面。



凝神於北緯 40° 線的思考

——一九八六年版代序

· 徐懷中

至今，只要一提到唐山，我立即就會想起十年前那個淒冷的“7·28”清晨，來自唐山的地震波所引起的躁動和騷亂；而那個屬於唐山也屬於人類的“7·28”劫難日——它是怎樣到來的，又是怎樣逝去的？它究竟給我們這個星球留下了些什麼？卻始終是個“謎”。

作者錢鋼要解開這個“謎”的創作衝動，我不知緣自何時，只記得他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期間，把第一學年的寒假、暑假，以及國慶節、新年和春節等幾個假日，幾乎全用在了對《唐山大地震》的採訪和寫作上。當時我對他說，春節還是要和家人一起過的。他說：“不，我要去唐山過節。”

在唐山地震十週年前夕，我看了他剛剛完成的手稿。迫不及待地一頁頁翻過去，我看到了那座在頃刻之間被毀滅了的城市，看到了那無數從廢墟上掙扎起來而忘記自己的衣不遮體的男女，也看到了掩埋在新的城市下面的二十萬長眠者。在這裏，大自然的景觀和人的心靈世界的景觀迭加映照，宏觀的潑墨和微觀的工筆交融一體，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維和嚴肅科學的嚴肅命題對立而統一，逼真地畫出了一幅屬於唐山也屬於人類的“7·28”劫難日“全息攝影圖”。

有關唐山地震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實文學作品，當年曾



有一些，但由於種種原因，給予讀者的多是那種“縮小了的災難、放大了的人”的模式化文字。尊重人與事的本體的大型報告文學，《唐山大地震》可說是第一部，在距“7·28”劫難日近十年後的今天，讀來仍有如此強烈的震撼力。

尊重人與事的本體，應該是報告文學作家的基本素質。作者在《唐山大地震》中，對猝然襲來的自然災難，不縮小，不諱言，而極寫其肆虐、其暴戾、其戕害；對劫難中的人的力量，不放大，不誇張，而以科學的嚴肅態度去展示人的抗爭力和堅韌性。兩者相互映襯，巨大的反差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。“瀕死的拂曉”是極寫災難的華彩片段，內中有不少雋永的文字……而在那災難的底色上，躍動着的是人——不屈不撓、生生不息的人！“渴生者”們如此，“在另一個世界裏”的盲人、犯人、精神病人，以及藍眼睛、褐眼睛的國際友人如此，那幸存的三千孤兒和十多萬救災部隊亦如此。的確，當我看到那一位“極美的石化了的姑娘”默默無語地“睡”去時，當我聽到盲人的三弦在無邊的廢墟上重新撥響時，當我隨着“最後的五位男子漢”爬出礦井復見久違十五天的太陽時，我內心感受到了一股強力的衝擊。我不否認，報告文學是一種主觀色彩較強的文學體裁，但若將過多的主觀意識穿插其間，往往容易有悖於人與事的本體。在《唐山大地震》中，作家盡可能地避免了正面議論，而將主觀意識溶化到對素材的篩選過程中，滲透於“冷靜”的敘述文字裏，更多地採用了白描這一傳統手法，也採用了一些“口述實錄體”形式，看上去平常，卻標誌了作者在藝術上的圓熟。

近年來的報告文學創作中，被評論家們譽為“全景”、“全方位”的大型作品日趨見多，其中確實不乏成功之作。《唐山



大地震》借鑑了一些“全景”、“全方位”的結構方法，選取不少頗為精彩的“點”，搭置了一個適當的框架。當然，框架並不等於容量，生活中不是常能見到長了一副大骨架而精瘦單薄的人嗎？要寫出氣勢，寫出魂魄，寫出應有的內涵，還必須對題材本身作高層次的思考和理解。《唐山大地震》沒有直撲“抗震救災”這一既便當又討“巧”的角度，而是從人與自然的宏觀角度去俯視。寫自然，則極寫自然之博大廣袤、神秘莫測，可知的不可知的，矛盾的而又統一的，凡屬那片廢墟上的自然景觀悉數錄於筆下；寫人情世態，除了上文提及的人的素質之外，筆觸所至，也開掘出了某些正常人的反常——如“搶劫風潮”中的惡，反常人的正常——如犯人請求搶險時的善，至於在《方舟》一節中展現的那個“大家庭”的組合與解體，《政治的一九七六》所透出的反常思維和心態，更足以讓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們去解釋一陣子了；寫人和自然的抗爭與和諧，也時見高度的筆觸輻射力，那發生在“飲恨者羣像”中的科學爭論自不待說，那有關“7·28”這個“用黑色筆填寫的日子”的史料、外電報道，又向我們傳遞了多少有價值的信息？而作者凝神於那條詭秘的北緯40度線的思考，圍繞人和自然這個大主題所作的一番暢想，又為我們提出了多少新穎而有價值的問號啊！宏觀的俯視，會產生大量的思想和藝術功效，《唐山大地震》在這方面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。我記得錢鋼說過，這個《結束語》最初的標題是《地問》，不知為什麼捨棄了；我倒以為《地問》更見氣勢，即使以前有古人名篇《天問》，今人作一則《地問》又有何妨？

報告文學創作難免要依賴於採訪，只是採訪所得素材的有限和拮据，又常常使一些嚴肅的作家陷入苦惱。作者說他過去



在接觸某些題材時也曾有這種苦惱，但對於《唐山大地震》的創作，他卻始終充滿自信。原來，他在當年的唐山抗震救災中有近三個月的親身經歷和感受。沒有這“近三個月”，也許他就不可能為我們勾畫出唐山火車站前那些“脖子上掛着縫紉機頭”、“腕上戴着兩塊手錶”的孤兒，就不可能讓我們聽到那兩隻從動物園逃出的、在鳳凰山上“石雕一般”的狼發出的“酷似人聲的淒厲嗥叫”，就不可能有那些帶着淚珠的、騰着霧氣的、沾着血痕的真切而透明、鮮亮而生動的一個個細節，更不可能發出《我和我的唐山》那樣深情的呼喊！極而言之，如果不是那位“未諳世事的青年”身上揣着厚厚一疊尋人紙條，執拗地跟隨上海防疫隊奔赴唐山，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們看到的這部長篇報告文學。

錢鋼是把《唐山大地震》作為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的畢業作品來寫的。這當然不只是一份考卷，而是作者為今天和明天的人類學家、社會學家、地震學家、心理學家……為我們整個地球上的人們留下的一部關於大毀滅的真實記錄，一部關於蒙受了不可抵禦的災難的人的真實記錄，也留下了他的許多思考和疑問。作者在《我的結束語》中寫道：“我在為明天留下一個參照物，以證明人類畢竟是偉大的。”

是的，人類畢竟是偉大的。



我和我的唐山

——一九八六年版引言

· 錢 鋼

無疑，唐山是屬於我的。

如果說，十年前那個腳蹬翻毛皮鞋、肩揹手壓式噴霧器、身穿防疫隊的白色大褂、整日奔波在那片震驚世界的廢墟上的二十三歲年輕人還沒有意識到，生活已經把一片可歌可泣的土地交给了他，那麼，今天當我再次奔赴唐山，並又一次揮別它的時候，我才意識到，我和我的唐山已經無法分開了。

不久前，我和朋友們在新華書店看見了一本《世界歷史上的今天》。出於什麼呢？我立刻把它取下書架，幾乎是下意識地，隨手翻到了那一頁。

是的，那是一個注定要用黑色筆填寫的日子——

七月二十八日

……

一七九四年 法國革命家羅伯斯庇爾和聖·朱斯特被處死

一九一四年 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，第一次世界大戰
從此開始

一九三七年 日本佔領中國北平

一九七三年 法國在穆魯瓦珊瑚礁進行第二次原子彈爆炸

一九七六年 中國唐山市發生大地震



我又看到了我的唐山。我的災難深重的唐山。我的傷痕累累的唐山。我的在大毀滅中九死一生的唐山。唐山大地震，它理所當然地要和世界歷史、人類發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同被人類所銘記。

唐山人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忌日。這些年，每當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到來的時候，唐山街頭就有一些人影在晃動着。悄寂無聲中，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紅的火苗。火光裏映出的是——一雙雙愴然的眼睛——老年人的、中年人的，也映出了他們手中一張張點燃着的紙錢：

我兒×××收

愛女×××收

父母大人收

……

晨曦中，淡黃色的紙錢化作的煙，由絮絮縷縷漸漸融合成一片，如白色的霧，浮動在新建的高層建築之間。紙灰在霧中飄浮着，它們是孩子眼中一隻隻神奇的黑色蝴蝶，飛得很高，又緩緩飄落，落在路旁草叢中，落在佇立街頭的老太太的銀色鬢角上。她們沒有拍去它，她們的眼睛在癡癡地望着大地，不，是在望着地底下的那個世界；老人的嘴唇顫動着，在喃喃地訴說什麼。

我曾不止一次走過那些飄飛過紙灰的街心。我理解，在唐山，“7·28”地震的死難者們是沒有墳場的；那些高樓下的十字路口，那些窄小的老巷，那些在地震後重新堆起的小山，甚至剛剛圈定的廠房新址，都是他們無碑的墓地。十年前，他們就是在這些地方，被房樑砸倒、被樓板壓碎、被瓦礫和落土活活窒息的。十年後，廢墟已不復存在，然而我認得出一切。



我走着，從路邊栽着拳頭粗的小樹的新修的幹道，走向老樹夾徑的狹窄的老街。是一個無月的夜晚，我獨自漫步在一條十年前曾去過的小路上，忽然發現，路燈下那一棵棵高大的老白楊，通體銀白，閃着奇異的光。這些在大地震中，曾像浪中船桅一樣劇烈搖盪過的老樹，這些曾目睹過當年一幕幕慘狀的老樹，它們至今還在默默地、忠實地守護着什麼呢？那一根根形狀彎曲的枝條，使人想到它細密的根鬚。十年來，老樹的根鬚一點一點地伸向死難者長眠着的大地深處，是在為地上和地下、生者與死者傳遞着什麼音訊嗎？

唐山大地震，是迄今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慘的一頁。中國地震出版社出版的《地球的震撼》一書，向全人類公佈了這一慘絕人寰的事實：

死亡：二十四萬二千七百六十九人

重傷：十六萬四千八百五十一人

每當我看到這些數字的時候，我的心便會一陣陣發緊。

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日本東京八點二級大地震的情景是極為可怖的，強震引起的次生災害——大火幾乎焚燬了半個東京，死亡計十萬人。

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智利八點五級大地震，引起了橫掃太平洋的海嘯，巨浪直驅日本，將大漁船掀上陸地的房頂；這次地震的死亡者，總數近七千人。

還有美國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阿拉斯加八點四級大地震，冰崩、山崩、海嘯、泥噴，總共使一百七十八人喪生。

這些數字意味着什麼？它們意味着：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數，是舉世震驚的東京大地震的二點四倍，智利大地震的三十



五倍，阿拉斯加大地震的一千三百多倍！

更為重要的，是這些數字背後人的悲慘命運。人們盡可以用數十億美元、數百億美元來計算物質財產損失，可是又能用什麼來計算人的損失呢？活生生的人是無價的。

太難了，要想忘掉那一切是太難了。

不久前我訪問過一位唐山婦女。在她家，她給我端出水果和糖，出於禮貌，我請她也吃。她卻連連搖手：“不，不！”她說，“大地震後，我就沒吃過一點甜的東西……”她告訴我，她是在廢墟中壓了兩天兩夜之後被救出來的，出來後吃的第一樣東西，是滿滿一瓶葡萄糖水。從此，一切甜的東西都會使她產生強烈的條件反射。蘋果、橘子、元宵、年糕，甚至孩子的朱古力……這一切都會喚起她十年前在廢墟裏渴得幾乎要發瘋的感覺。“我不能沾甜的東西，我受不了！”十年了，苦澀的滋味一直沒有離開過她，一直沒有……

“經過地震的人，都像害過了一場病。”另一位婦女對我說，“我一到陰天，一到天黑，人就說不出的難受。胸口堵得慌，透不過氣來，只想喘，只想往外跑……”她不止一次這樣跑到屋外，哪怕屋外飄着雪花，颳着寒風，任丈夫怎樣勸也勸不回來。她害怕！她是壓在廢墟中三天後才得救的，她至今還牢牢地記着那囚禁了她三天的漆黑的地獄是什麼樣子。平時只要天氣變暗，當時那恐怖絕望的感覺又會回來，令她窒息。十年了，是什麼無形的東西還在殘忍地折磨着這羸弱的女人呢？

你，一位中年教師，語調十分平靜，平靜之中又透着說不盡的酸楚：“那些傷心的事多少年不去想它了，忘了，都忘了。”真的忘了嗎？當年，為了救出你的愛妻，你曾在廢墟上



扒了整整一天，是一場大火最終將你的希望斷送。你告訴我，妻子是活活燒死在那片廢墟中的，你當場暈了過去。怎能夠忘記啊！那是一場可怕的火。採訪中，曾有人捋起衣袖，指着臂膀上的疤痕對我說，大火燒化了親人的屍體，這是滾燙的人油燙的痕跡……

還有你，老軍人劉祐，我在你那冷清清的家裏坐着，看着你竭力作出的輕鬆的笑，我真想哭。“地震前的那天晚上，我出差在天津，夜裏十來點鐘還跟家裏通了電話，是小女兒接的，她問：‘爸爸，我要的涼鞋你買好了沒？’我說：‘買好啦。’她又問：‘是銀灰色的嗎？’我說：‘是的！’她問我好不好看，還要我快快捎回去……”你說不下去，老淚順着滿臉的皺紋往下淌。十年了，你至今還珍藏着那雙銀灰色的小涼鞋，像是珍藏着女兒那顆愛美的活潑潑的心……

二十四萬生靈彷彿就是這樣一點一點離去的。

一千二百人中有四百人遇難的陸軍二五五醫院，是我這次去唐山的住處。醫院有一個小靈堂，保存着部分遇難者的骨灰盒。當我走進那間點着昏黃小燈的屋子時，我的胸腔立刻被塞緊了。所有骨灰盒上的照片，那一雙雙眼睛都是活生生的，活生生的。

一個紮小辮的女護士，穿着洗得發白的軍裝，戴着一頂有簷帽，胸前還有一枚碩大的毛主席像章。一切都帶着那個年代的烙印，只有她那楚楚動人的笑容是超越時間的，以至於十年後的今天，當我看到這張照片，我產生了一個奇怪的想法，如果說她曾把什麼照片送給自己的戀人，那一定就是這一張。

有一個戴鴨舌帽的極可愛的大眼睛男孩，我簡直不忍心正

